

版出店書華新 31.21
東山

110321



著 璜 銘 龍

觀生人新

新 人 生 觀

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出版
每册北幣元

著 者

俞 銘 璜

出 版 者

山東新華書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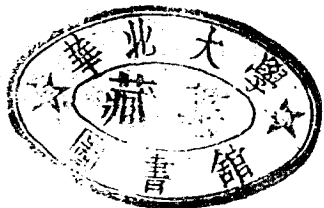
發 行 者

山東新華書店

總店：臨沂、東大、
總分店：臨沂、東大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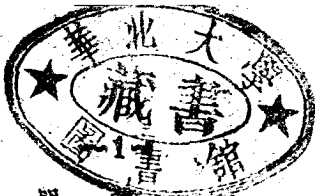
支店：濰東、渤海、魯中、魯南

分 支 店：
諸城、日照、濰縣、高密、
東海、莒縣、臨沂、
東城、日照、濰縣、
東路、泰安、新鎮



目錄

- 一 人生觀是什麼..... (一)
- 二 人爲何要講人生觀？..... (二)
- 三 各種不同的人生觀..... (四)
 - 一、反革命的人生觀..... (四)
 - 二、不革命的人生觀..... (八)
 - 三、不革命者的出路..... (一一)
 - 四、革命的人生觀..... (一三)
 - 第一、人生應該是鬥爭的..... (一六)
 - 第二、人生應該是科學的..... (二〇)
 - 第三、人生應該是集體的..... (二七)
 - 五、人生觀的革命..... (三四)
 - (一) 家庭與戀愛問題..... (三六)
 - (二) 出路和個人利害問題..... (三八)
 - (三) 生與死的問題..... (四三)
- 後記..... (四八)



一 人生觀是什麼？

人生觀，其實是時常會被人們提到和談論到的。——中學生作起文來，動不動就要寫到：人生在世，如何如何……發表其對於人生的見解。

有些人看見死了一個人，就會歎息着說：唉，喂，人生在世，真是渺茫得很呀，不如一擲草……

所以，人生觀是甚麼呢？簡單的說：就是一個人對於「人生」的看法。

我們時常可以在各種各樣的人中間，聽到各種各樣的關於「人生在世」的議論：

落後的農民常說：人生在世，全靠八個字生得好。

老先生也相信：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。他們的大門上貼的對聯是：「安分守己，隨時聽天。」

生意人以爲人生不過穿吃二字，常言說得好：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。

和尚與佛教徒說是：人生不免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四苦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不如修心，皈依我佛如來，脫離紅塵世界。

流氓站在碼頭上，腳一躡手一拱，開口說：人生在世，混混而已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全靠魚幫魚，水幫水。



「詩人」「雅士」認為：「天地者萬物之靈，光陰者百代之過客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？」這意思就是說：人生好比做的一場戲，「及時行樂」，這叫做「遊戲人間」。

少爺小姐，唱着時新歌曲，說：人生難得幾回醉，不歡更何待！有志青年則又主張：人生不可虛度……。

所謂人生觀，人對人生的看法，由此可見，也就是回答的——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又所為何來？該如何是好？——這樣的幾個問題。

二 人為何要講人生觀？

這樣的幾個「人之初」的問題，是人人應該弄清楚的。為甚麼呢？

因為人是個人，不是一隻狗，一隻貓，一條魚，或者一塊木頭，人為萬物之靈，就正是「靈」。在這裏：人懂道理，會談道理，並且照着一定的道理做事，同時也照着一定的道理做人。人生觀就是人最起碼的做人的道理。

人生在世，大家都喜歡做個正派人，聰明人，有用的人，至於「壞蛋」、「傻瓜」、「無用貨」，都成為到處通用的罵人的話，但是，人要怎樣才能真正正派，聰明和有用呢？就要先弄清楚這些最起碼的做人的道理。如果不把這些問題弄清楚，做人就根本缺少明確的方針，無論你主

觀上怎樣自認『正派』、自作『聰明』、『有用』，那『無用貨』的。不要做『填蛋』、『傻瓜』。

中國人，大家都又喜歡長壽，滿口『壽』。到處寫着貼着『壽比南山』、『龜鶴遐齡』……長壽當然很好，可以讓我們多做些事情。但是，如果壽命很長而『無用貨』似的過去，全無主見，全無作為，這好像個烏龜，過了千年百年，又有甚麼好處呢？

所以，做人就要講人生觀，而此外就沒有而且根本談不上其它甚麼『畜生觀』。

假如做人不講人生觀，沒有（其實只能說是沒有明確的）人生觀，渾渾噩噩，迷迷惘惘，亂皇醉生夢死，枉過了一生，孟子說得很嚴格，說是：『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則近於禽獸。』拿江北人的土話來說，就是『年紀長在狗身上』。

小說書上說：『有志不在年高，無志空長百歲，』尤其是我們年青人，對於一生之計，更非好好打算不可，否則更要『等閑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。』便要『天虛我生』。

現在我們很講究做總結，軍隊機關學校裏的工作、生活、學習，過一個時候，都與做個總結，要是我們一個人，於『壽終正寢』之際，做不出總結來，做出來的總結，却是一張白紙，豈不是難以交待麼？

又假如，做人講人生觀，可是講錯了，用了錯誤的人生觀做人，終身終世，走着錯路，就此斷送一生，甚至因此還要招致某些禍患，路走錯了還好回頭再走，人做錯了却不能使年光倒流，古人說：『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，』悔之晚矣！

再又假如，做人講人生觀，而又很正確的話，那麼，小而至於立身處世，大而至於治國平天下，都有了明確的根本方針來做『主宰』，一切就能應付裕如，一生就能做個正派人、聰明人和有用的人，這叫做：『脚跟站穩便百事可做』。——首先就要懂得做人，然後才能懂得做事。

革命者對於國家、地方、人民、擔當的責任很大。革命總是要人來革的，如果革命者自己對自己的人生觀，還沒有弄清楚弄明確而且弄「革命」了的話，就是革命的本錢還不足，那麼，「自己不革又焉能革人」呢？所以我們尤其要講究弄好自己的生活觀，從各種各樣的人生觀裏邊，確定自己的新人生觀，——也就是，革命的人生觀。

三 各種不同的人生觀

其實，各人都是有各人的人生觀的，不過其中大有分別，有的明確，有的含糊；有的堅定，有的脆弱；有的正派，有的邪氣十足；有的好，有的壞；有的新，有的舊；有的革命，有的不革命，還有的反革命。

這各種不同的人生觀，不是偶然會有的，乃是有各人不同的社會生活與思想認識來劃分的，人們所過的社會生活不同，環境不同，地位不同，就是各人的思想認識不同；就使各人對於真理，對於現實，對於世界人情，抱着不同的態度，對於自己的人生問題，也就有各種不同的看法。

例如：

一 反革命的人生觀

先說，反革命的人生觀，這是屬於反動的統治階級的，因為他們在社會上處於統治地位，靠壓迫與剝削大眾而生活，所以決定了他們的人生觀本質上是違背真理，歪曲現實，與大眾為敵的。

，是逆天行事的，是反革命的。

其特點是：

（一）自私和貪婪，——把壓迫和剝削別人，看做他『靈魂的寄托』。

生觀的理想、目的、作爲、樂趣

楚霸王小時候，看見秦始皇出巡，前護後擁，威風得很，眼紅起來，就說：『彼可取而代之！』漢高祖看到，也說：『大丈夫生當如斯！』他們好像一生下來，就是爲了爲帝爲王，稱孤道寡，站在衆人的頭上的，中國歷史上記載歷代帝王，差不多個個都是『天生聖智』，正都是從這種觀念出發的欺人之談，現在的專制獨裁的軍閥政客，也總是一開口就表現出自己是『高人一等』的樣子。

蘇秦做官之後，看見人家恭維自己，便得意揚揚的下結論說：『人生世上，勢位富厚，豈可以忽乎哉？』李斯年青的時候，就感覺到：『人生賤莫賤於貧賤。』古今的大小政客，『三日無官，則惶惶如也』，理由就在於此。

他們的富貴，當然是建築在別人的貧賤上的。

過去有許多賊官，以其壓榨搜括所得，窖藏起來，還有人打成了銀票，貼在板壁上，專門以供賞樂（見官場現形記），算筋算骨的盤算到百萬家財，仍是『一錢如命』，『要錢不要命』。『一錢不用，二錢不捨』，『目前農村中，還是可以找到這樣一毛不拔的『守財奴』的。這一類人的心理，實在難以解釋，只好說他們大概是爲剝削而剝削，以剝削爲人生之『一樂也』。

封建人物與資產階級，望子成龍，訓練自己的子弟，也說：『人生在世，事業爲重』，也說：『爲國爲民』。但是，他們所謂事業，其實是指個人的事業，個人的升官發財的事業，所謂『爲國爲民』，也是要由他們個人來包辦，甚或包而不辦，一有機會爬上了台，就要假公濟私濫用

權威，橫行霸道，壓迫衆人，損害衆人，由他們個人坐享衆人出力所得的功勞成就，把衆人的血汗，化爲他們個人的豐功偉烈。

他們的見解，認爲：『人無兩樣心，狗子不吃屎』，『十隻豬爪兒，隻隻朝裏攪』，『人本來意是自私的動物。』

世界法西斯的強盜頭子希特勒，夢想囊括全世界的領土、政權、財富，歸於他們的卍字旗下，正是這種見解的集大成者。

(二) 殘暴和卑劣。——爲要達到個人的人生理想，他們不惜用盡一切手段，對上則奴顏婢膝，對下則壓制欺詐，對內則排擠傾軋，對外則裝腔作勢。欺軟怕硬，以勢凌人，出賣朋友，屠殺人民，只求自己逞心快意，往往還要裝出一臉的仁義道德，一臉的之乎者也，口是心非，欺人自欺，並視此爲人生應有的作爲，否則便算是沒有出息。

他們說得老實的是：『餓殍與命，蛇也要飽』，『無毒不丈夫』。說得漂亮的是：『生存競爭，優勝劣敗』，他們是優勝者，是註定的；別人是劣敗者，那也是活該受他們的罪。

我讀史時，便覺自古統治階級的大人物中，其實都不外兩個典型，就是漢高祖和楚霸王，一個是狡詐卑劣，詭計多端的；一個是殘忍粗暴，殺人不眨眼的；一個是無賴的，一個是兇惡的；一個是紅臉的，一個是黑臉的；一個是成功的，一個是失敗的。如今的希特勒之流，却是殘暴與卑劣兩者兼而有之的脚色。

他們對於人生的主意是：『只問目的，不擇手段』，『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。』他們不管用軟用硬，或是軟硬並用，却是爲了一個目的；利用別人，造就自己；壓倒別人，提高自己；犧牲別人，以利於自己。損人利己，這就是他們的『人生的藝術』。

所以，法西斯主義的教條是：『暴力即道德。』而爲了發揚這『道德』，他們對全世界要出

一切哄嚇詐騙的特務把戲，做出一切。

(三) 享樂和頹廢。——「飽暖思

強盜行爲

遺是一定的

有來頭的富貴財祿，悖入者必悖出，自然總是用於糜奢淫逸的方面。歷代帝王的酒色荒糜，許多地主資產階級的狂嫖濫賭，吸鴉片烟，他們說是：「人生不吸鴉片烟，枉在人間走一遭。」這可以稱之為：「鴉片烟的人生觀」。在他們看來，這些都是「人生的福份」。

過去在蘇北做游擊官，發國難財的人們，多數總是妻妾成群，揮金如土，甚至還有人公開宣稱要組織甚麼「老婆班、兒子排」的。至於目前淪陷區的敵偽「官長」們，其腐爛的生活，更是昏天黑地，荒淫無恥，駭人聽聞，說不上口的了。

他們享盡人生的榮華富貴，自然不圖上進，不願有所改革，主張保守落後，開倒車，維持現狀，再加之他們這樣的胡作胡為，久而久之，必然磨滅了自己的人性，毀傷了自己的精力，更加造成了自己的末路，於是，樂極生悲，就漸漸的活得不耐煩，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」「哀哀悲來，識盈虛之有數，」眼前總覺得：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悲觀失望起來，——中國士大夫的虛無主義哲學，外國資本主義的什麼「頹廢派」的思想，「世紀末的悲哀」，法西斯派的狗頭文人，歌頌「戰爭、暴力、破壞，流血」，「死的勝利」，都是這種沒落階級生活的反映和意態的表現。

自私和貪婪，殘暴和卑污，享樂和頹廢，三者互相發展，這樣便形成反動的統治階級的一套做人的道理，反革命的人生觀。

這種人生觀，在統治階級靠近舞台的時候，就表現的比較更加明顯，中國歷史上的許多亡國之君，無一不是苛徵斂、重刑罰，縱酒色的昏君和暴主。

二 不革命的人生觀

再說，不革命的人生觀，這是屬於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。（當然，這並不就是等於說，小資產階級都是不革命的！）

小資產階級，有所謂「二重人格」。因為他們在社會上過着不飽不餓的生活，處於不高不矮的地位，有着大大小小的家業。眼熱統治者的富貴威權，但是，或者想向上爬又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爬得上去的；或者自己又有些「良心」，似乎不屑學着統治者窮凶惡極、死皮賴臉的樣子。另一方面，傾羨革命者的光明大道，但是，或者想丟開一切拖累而不能；或者自己又很「聰明」，似乎犯不着跟着革命者去冒險犯難。於是，就弄得「臣之進退，實為狼狽」起來。欲進不能，欲退又止，畏首畏尾，患得患失，其原因就在丟不開個人的這個小天地。

說到個人打算，他們在事實上，是受盡生活的磨折的。或許在一開始，是有些不大不小的理想、抱負，可是「生不逢辰」，生在這個碰釘子的時代，他們經不起幾回釘子一碰，志氣就消磨殆盡了。我就親眼看到許多青年朋友，少年時候在學校裏，無不朝氣洋溢、志壯山河，對於國家地方以至自己的一生，都有一番洋洋大計，談到將來，大家都是精神百倍，議論多端，眼睛特別放出光彩。可是，一出學校，職業馬上成為迫切的實際問題，在開始時，也許想找一個「志趣適合，待遇較高」的職業，可是找不到；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就只想找到一個「志趣不太違背，待遇勉強生活」的事做，可是又找不到；不得不求其再次，就只想找到一個「不管怎樣的飯碗」再說吧，可是還不一定能夠就找到……。這樣幾次三番的打折扣，人就早已軟了勁，只好向生活屈服，低聲下氣，做生活的奴隸，漸漸安於現狀，忙於家計，碌碌一生，被柴米油鹽……打擊的垂頭

喪氣，站不起來，變成『灰色的動物』，
意思是，巴結不暇，也來不及去想別的了。

『到個『好』』
就這樣隨著

『到個『好事情』』，那就心滿
『子穩縮越小，目光如豆，偶
時候未免『幼稚』』、『頭腦簡

單』、『少年氣盛』，好像『初生的貓兒不怕虎』。實在可笑得很；而現在呢？才算『穩重』
『老成』得多了，入世已深，懂得些世故了，這『老成』江湖越老越衷心』。

不錯，人少年時候的缺點，往往就是太偏於空想，這『老成』幼年無知』，『可笑』。偶最
二三四十歲，正是一個人精力旺盛的真正『黃金時代』。正是要與社會奮鬥，做一番事業的好時光
，這些人反而自己先倒萎縮起來，老氣橫秋，自暴自棄，更難言『負責人生，思想起來，他們
不是比『年幼』更『無知』、更『可笑』麼？

這些人的走向消極，總是因為戰勝不過環境，又戰勝不了自己。而偏偏又是用這種『
覺悟』的形式，『覺今是而昨非』的樣子出現的。

因此，他們害怕真理，逃避現實，不敢靠近羣衆，等待、觀望、插、妥協、屈辱，

便形成他們的一套不革命的人生觀，而又表現各種各樣的『派頭』：

一、樂天派——一切安於『天生的』現狀，而托之『美滿的』將來，靠空洞的樂觀度日。
舉點辦法就講享受，說是：『今朝有酒今朝醉』。毫無辦法，就講究『安貧樂道』，所謂：『
居陋巷，一簞食一瓢飲，回也不改其樂。』實行『安步當車，晚食當肉』，相信『知足長樂，知
止不辱』，以為『天無絕人之路』，『船到灣頭自然直』，所以打定主張：『不戰不和，不守，不
死不降不走。』這是清末兩廣總督葉名琛，當英法軍圍攻廣州緊急時，所決定的『對策』，結
果被俘而死。凡事聽其自然，但求一時心安意得。

二、厭世派——一切皆無生趣可言，『希望只是誘惑人的妓女』，眼前總是一團漆黑，憤世

嫉俗，悲天憫人，到處咀咒着『萬惡的世界呀，走頭無路的社會呀，可憐出一樣的人生呀！』認為：『人生原是悲哀煩惱，縱使努力，也是徒然。』因此，『萬念俱灰』，弄得垂頭喪氣，多愁善感，看見花也流淚，看見月也傷心，『觸景傷情』，整天哭喪着臉，是些林黛玉式的小男女。

三、懷戀派——一切皆無是非真幻之分。人生嗎？不過是夢；真理嗎？不過是說；戀愛嗎？不過是互相玩弄；鬥爭嗎？不過是『黃毛狗咬黃毛犬』，一羣瘋狗相打；革命嗎？不過是『改暴易』，『你不好，打倒你，我來做，我更壞！』（這是中國原屬無政府主義者的某要人所下的定義。）——結論是：無非是劇，四大皆空。

四、定命派——凡事皆有天定，『孫行者一個跟頭十萬八千里，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』，這是迷信的定命論。凡事皆由環境，或是一種甚麼規律，法則決定死了，人力無法挽回，也無力違拗，這又是『科學』打扮的甚麼論。

五、超然派——一切與我無關，與事無爭，『身不煩，心不惱』，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』，『只管自己門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』，（外國話說是：『管自己的鼻尖，莫管別人的尾巴』。）『只管自己門前雪，不在五行中』，『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』，『明哲保身』，『苟全性命於亂世』。

混世派——一切無所謂，開始是：『得過且過』，『混日而已』，『日圓三餐，夜圓一宿』，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』；慢慢的變成：『牆上掛草，風吹兩邊倒』，『東邊吃羊肉，西邊吃狗肉』，『說是『敷衍敷衍』；最後也就可能同流合污，澈底些說，就是『有奶便是娘』，古語叫做『識時務者為俊傑』，時新名詞叫做『趨時主義』。（自然是庸俗的現實主義！）

七、調和派——一切都好，是個好好先生，『有是認爲唯有爭鬧不好』；『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』，『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』，『公理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』。只要說一句：『噫，這又何必呢？裝點混鬧吧！』於是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不了也就了之，天下從此太平，自己其

事儘可「讓三分處世，退一步做人。」

八、空談派——一切儘可付之於談

，認為世上本無有非言說要做的事，甚至革命是可
以舉手贊成，但是只須坐談立論了事，凡事不妨談得高超些激烈些，以便在嘴巴子上，厭倒別人
，震驚四座，至於實踐，恕不奉陪……

……此種「派頭」當然還多。

但是，不管這派那派，其本色都是不革命的，不過是在這個本色上，有的故意的，有的無意的，裝扮出些各種說法各種做法而已。

這些各種說法各種做法，並非可以絕對分開的，平常我們可以看見的，往往是在一個人身上就有幾種，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，忽而表現為這派，忽而又變成為那派，而不論這派或那派，其實都是共通的，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總歸是害怕真理，逃避現實，不敢靠近羣衆，——是個不革命者。

三 不革命者的出路

這裏，又要趕快先說清楚一個問題，就是：過去（北伐時代）曾經有些人說過：「不革命就是反革命！」這句話是值得考慮的；如若是指某些革命者倒退為不革命者及其繼續發展的可能性來說，這是對的，因為革命者從革命陣綫上做逃兵，是可恥的，在事實上便是破壞革命，幫助敵人；而且，他既可倒退一步，從革命而不革命，自然也就可能倒退兩步，從革命而反革命，這都是值得革命者自己特別注意的。但是，這句話要是泛論一般，就不對了，就與事實不符了，因為：在事實上許多不革命者，不都是反對革命，贊助反革命的，其中很多正派，聰明，有用之士！

不過因為生活上的閉塞，認識上的欠缺，思想上的軟弱，還沒有認清人生的意義，找到自己的出路而已，這樣罵倒一切的說法，是會得罪許多好人的，是違背革命者應當團結羣衆的原則的。

革命者對不革命者，不僅不應輕視和歧待；而且，應該尊重他們，鼓勵他們，扶助他們，我們應該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，任何革命者都不是天生成的，都不是「呱呱墮地」之初就懂得要革命的，無論怎樣，總會曾經過過一個不知道要革命的時候。

同時，對不革命者，我們又應該誠心誠意的告訴他們：任何不革命者，也都不是天生成的，而是在現社會的鬥爭環境中，因為本身的弱點，又因為反革命的影響（壓迫和欺騙）不知不覺形成的，『合反革命的口味的，反革命的統治者，就是歡喜人們沒頭沒腦，不談真理、不看現實、不愛惜大眾，甚至不愛惜自己，服服貼貼，受他們的宰割，只要不動手去反對他們抵抗他們，這個『派頭』也好，那個『派頭』也好，他們總是尤所歡迎的，不但歡迎，而且他們也經常依着自己的胃口，散佈着這一類的影響，因為這些影響，是利於他們反革命的，而不利於革命，以至於不革命者自己的——如果不革命者自己，上了人家的當，吃了人家的虧，還要『先入為主』，固執己見，不肯幡然改圖，對於自己的那一套說法和做法，自以為是，沾沾自喜，甚至用來對抗革命思想，這就不對了，這至少就是：『坐井觀天，非天小也，而所見不大也。』

所以，不革命者可走的路，就只有兩條：一條是永遠受反革命的壓迫、欺騙、蒙蔽，甚至受其利用，去做反革命的走卒；一條是：革命。

所以，人生到了某種時候，例如目前這種時候，空洞的樂觀就會失望，悲哀同樣就會落空，調和無用，懷疑不得，迷信不成，超然不了，混不下去，空談無濟於事，而等待、觀望、猶豫、動搖、妥協、屈辱，都不能避免自己的災難，只有加重與拖長自己的災難。到了這種時候，就值得自己替自己好好的找一條出路了……

所以，到了目前這種時候，過去許多抱着不革命的人，生活的磨鍊，革命潮流的推動之下，大批大批的改換思想——人們的社會生活，固然可以決定其思想認識，而各人思想的變化，也同樣是可以改變其生活的——人們思想認識的進步，就可能推動他們投身革命的洪爐，接受和建立革命的人生觀。

四 革命的人生觀

這才言歸正傳，說到革命的人生觀。

革命的人生觀，是屬於覺醒的被統治階級的，更確切的說：是屬於現代的無產階級的。

現代的無產階級，並非有些人所誤會的就是一般的「窮人」，而是工人，因為社會生活決定，工人階級是世界歷史上最革命、最團結、最進步的階級。

第一，他們沒有私產，受人剝削，完全不剝削人，靠了出賣勞動力生活，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，」生活最窮最苦，除了革命別無出路，也沒有任何顧慮與退後的餘地，所以，革命最堅決。

第二，他們許多人集體生活在工廠農莊中，工作是有嚴格的分工和合作的，而且，他們同樣受人剝削，相互之間，沒有甚麼利害衝突，所以，最有組織，團結力最強大。

第三，他們對其他被統治的人民，也沒有任何利害衝突，而且，他們爲了了解自己，就要取消一切壓迫制度，就要解放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，所以，他們沒有狹窄的私心偏見，最能團結廣大勞苦人民與弱小民族。

第四，他們發揮現代科學的作用，進行機器工業的生產，所以，思想很開通很進步，最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。

第五，他們靠自己勞動，創造世界的財富，供養人類的的生活，所以，他們不但能破壞舊世界，而且能建設新社會，創造能力、建設能力是很偉大的；……

無產階級的這幾大特色，在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功之後，我們就更加看得明白了。中國在五卅時代，也就有人提倡『勞動神聖』。北伐時代，當國民黨還是個革命政黨的時候，在其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也承認過：『無產階級，在民族革命運動中，能以站立於前線，而為民族革命之指導者。』

無產階級，更有自己的革命政黨——共產黨的領導，在革命理論的指導與鬥爭生活的鍛鍊之下，他們不但有一套完整的改造國家社會的主張，而且，對於自己，也有堅定明確的革命的人生觀。

其他被統治階級，例如小資產階級，因為本身的弱點，所以，雖然在某些國家，人數很多，知識很高，但是，只有認識自己的弱點，擺脫舊社會的影響，接受新的思想認識，適應新的世界潮流，站在無產階級方面，學習其革命精神，堅定意志，擺脫煩惱，跳出自己的小天地，才能找到人生的真出路，建立自己革命的人生觀。

其次，提到『革命』二字，也許有些人覺得心驚胆怕，因為這些人總是把革命了解為某些『激烈派』所製造的一種簡單的破壞行為，其實不然，孫中山先生說：『……凡事有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適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羣之需要，而為先知先覺所決志行之，則斷無不成者，革命、興邦、建國之事業是也……』——革命原是這樣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

古往今來，世上使人不服氣，使人不滿意的事情，總是很多。即以現在而論，種田的沒飯

吃，做工的沒衣裳，做事的不能生活；幾十年來，世界

到處炮火連天，少數殘暴卑劣

的人，反而揚揚得意，絕大多數忠厚善良的人，反而受難。於天災人禍的人千千萬萬，幸而不死的人，也失業失學，流離失所，走頭無路，那麼，爲甚麼會這個樣子的呢？歸根到底，總是因為社會制度不良，助長「富欺貧，強侵略」的事情發展，而特別是社會發展到這個時候，其制度已經腐敗，其弱點已經暴露，強有力者（統治者侵略者）的殘暴，人民生活的痛苦，必然就會引起反抗、革命，人們最多只是盡些推動或是阻撓的作用，既不會因少數人壓制而消滅，也無須由少數人製造和運輸（我們只看見輪船和火車大批運進五洋雜貨，却沒有看到有個甚麼公司製造革命或轉運革命。）

所以，「壓力越大，反抗力越大」，這是物理定律，「物不平則鳴，水不平則溢」，這是自然現象；「官逼民反」，「逼上梁山」，這又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社會悲劇；本來，人們不願死亡，酷愛生存，憎恨壓迫，喜歡自由，要求擺脫飢寒貧困，希望「過得比較好些」，厭惡保守落後，要求社會進步，這更是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」的事情，這也是人類天生的本能。

古之湯武革命，弔民伐罪，至今被稱爲「聖人」，孫中山先生致力革命，凡四十年，同樣也很受人尊敬，（並未被稱爲「暴徒」和「激列派」，）這正是因爲革命是順天應人的舉動，大仁大義的行爲，正大光明的事情，——「革」就是反抗舊的壓迫，破壞舊的統治，打倒少數人，「命」就是創造新的秩序，建設新的制度，解救多數人。你看，這又有甚麼不好呢？這又有甚麼可怕呢？

所以，革命的人生觀，本質上是擁護真理，面對現實，堅決站在大眾方面的，——其具體容，可以從幾方面來說明：

第一、人生應該是鬥爭的

(一) 革命的人生觀，最基本的觀點，應該是把人生當做一個鬥爭的過程，承認『人生的本質就是鬥爭』，這就是我們唱的歌上說的：『人生好比上戰場』。

人，以生理說，身體的構造，本來就是一個戰鬥機關——健康與疾病，壯健與衰弱，生存與死亡，繁殖與絕滅……的戰鬥的機關，在這裏，人的四肢五官，五臟六腑，不容許任何一樣在任何一個時候『不革命』或是講『調和』，否則人不死也得生一場大病。

人，爲了生活與生存，維持生命，就要從事生產，生產又就是一個人類與自然的鬥爭過程，人類不斷抵抗、征服、控制、改造自然，使萬物皆爲我用，爲了這個，人就不得不經常同天時、地利，山川林曠，鳥獸魚虫……作殘酷鬥爭，在這裏，也不容許任何一個人在任何一個時候『不革命』或是講『調和』，即使現在有一部份人還可以不勞而獲，坐享其成，但也要『飯來張口，衣來伸手』，假如連口也不肯張，手也不肯伸，那末，就只有凍死餓死的份兒了。

這些人與自然的鬥爭，叫做自然鬥爭。

人，在自然鬥爭的過程中，人與人之間，又要發生一定的關係，叫做社會關係。在階級的社會裏，社會關係又不是平等和平相處的，事實上存在着『富欺貧，大凌小，強凌弱，衆暴寡』的事情，並因此而引起各種利害衝突；各種鬥爭，這就是社會鬥爭（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）。

自然鬥爭與社會鬥爭，同樣都是鬥爭，但是，人們對於自然鬥爭，已經習以爲常，例如：在日常生活，寒氣侵人，就要縮緊毛孔，飛沙撲面，就要閉上眼睛，生病就要吃藥，生瘡就要開刀，其他又如：種田，做工，打獵，殺豬，煮菜，燒飯……無非都是鬥爭中的『防禦』與『進攻』，可是大家已經認爲理所當然，不以爲怪。而對於社會鬥爭，有許多懦弱的人，就很害怕，就很

賤賤，天天受到壓迫，剝削，欺騙，侮辱……却似
衆似乎是很奇怪的，這是因爲，自然鬥爭是人與物爭，
加複雜的原故。

抵抗，更不敢還手，細想起
人與人爭，比較更加殘酷，更

革命者，也很希望，最好社會上沒有鬥爭，人類和平的相處，幸福地生活，並非唯恐天下不
亂，要『無中生有』的弄出許多鬥爭的名目來驚動人家。但是，假如社會上還實在存在着鬥爭的
話，那麼革命者是老實人，又決不願掩蓋真理，抹煞事實，粉飾太平，自欺欺人，只有老老實實
的承認已經存在着幾千年的『鬥爭』，而自己站在大眾的方面，參加鬥爭，進行革命鬥爭。

原來從古到今的鬥爭，就有兩種：一種是少數統治者壓迫與剝削大眾的鬥爭，是反革命的鬥
爭；一種是大眾抵制和反抗少數統治者的鬥爭，是爲多數人謀利益的革命的鬥爭。——從來鬥爭
的情形，也有兩種：一種是漫無中心，也無組織，瞎鬥一場，結果兩敗俱傷，同歸於盡；一種
是有理想，有主義，有組織，有領導，有前途的鬥爭，這就是我們現在進行的革命鬥爭

我們現在進行的革命鬥爭，不僅不是甚麼好勇鬥狠，而且，比起歷史上任何的革命鬥爭，理
想更遠大，組織更精密，方法更科學，其最低的作用，是爲了納鬥爭於社會的正軌，盡量避免人
類的損失，縮短鬥爭的痛苦過程；其最高的理想，是爲了要消滅社會鬥爭，制止『人欺人，人殺
人，人吃人』的事情，建設新的社會制度，團結人羣，集中心力，一致的來加緊自然鬥爭，增進
社會的財富與人類的福利，實現『世界大同』；但是爲了這個，最後就不得不消滅階級制度，就不
得不制裁頑強維護這種制度的統治者，因此又不得不進行鬥爭，以鬥爭才能消滅階級，『以戰止戰』
，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，這個真理，中國造字的老聖人早就承認了的，所以他說：『止戈爲武』。
(二)因此，人生在世，就要靠鬥爭來爭取生存，改造生活，解決困難，解決一切問題，人
生既然好比上戰場，上了戰場而不想戰，是不能解決戰鬥的，是要吃虧的，京戲上說：張飛站在

橋上，大喝一聲，問道：『戰又不戰，退又不退，是何道理！』這一問是問的很對的，是問得很有力量的，所以就使橋也喝斷了，就把舜種也嚇死了。

現代是打仗的時代，以打仗來做比方，就可以看得最清楚了：

喜歡等待，觀望的人，總是想：等到大局已定，看清苗頭，最好是等敵人自動退了，或者死了，自己再來決定行動。

喜歡動搖，猶豫的人，總是：戰的時候想退，退的時候想進，進退兩難，『坐在馬上心不定』，打不出主張來。

喜歡妥協，屈辱的人，總是：不想戰、只想退，退不了就投降，以為如此就可以息事寧人。其實，世上沒有這樣容易的事情，凡事，定大局都是靠鬥爭的，決勝負是要靠人來自己動手的，含糊不得的，打仗的祕訣之一，就是『揀軟的欺』，你軟一軟，含糊一含糊，往往就打在你頭上。

人生也是如此，處於鬥爭的時代，或碰到鬥爭的場合，心存僥倖，意圖苟且，『等着吃落地桃子』，往往總是要吃虧的；等待、觀望麼？慢慢的等、慢慢的看，就叫自己慢慢的受罪；動搖猶豫麼？你這樣可是別人不，勢必落於人後，而且，敵人更不，勢必讓對方佔了便宜；妥協、屈辱麼？那麼，敵人得步步進步，『你客氣，他福氣』，只有生生世世的受害，無限度也無盡期——假如你嫌這樣說得空泛，那麼，只要拿眼前抗日救國的事情來比方一下就明白了。

前邊說的樂天派和厭世派，却是兄弟兩位，他們同樣的不懂『人生是鬥爭』的道理。同樣只着一面，一個只看到人生好的一面，順遂的一面，樂觀的一面；一個又只看到壞的一面，困難危險的一面，悲觀的一面。他們不知道：天下事往往都至少是有兩面的，而且是變化無窮的，究竟向那一面發展，就要靠自己動手來做。所以，古語說：『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。』——人生的生

死禍福，窮通榮辱，都是由鬥爭來解決的。從鬥爭中，鬥爭，爭取順利發展，克服困難危險，只有如此，才能防止

對壞事，扶助好人，制裁壞人，得到好的結果，才能使壞的

變好，好的更好，所謂：『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』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所以，易經上也說：『君子之道長，小人之道消，則泰；小人之道長，君子之道消，則否，』——人生的好壞（泰否），是從好人與壞人（君子與小人）的鬥爭中來解決的。否則，嘻嘻着眼睛，或是哭喪着面孔，總歸是無用的。

天下事，既不是照着某些人的『好意』（『願天常生好人，願人常行好事』）的願望，天然而發展着的；也不會跟着某些人的唉聲歎氣，就竟然會弄得天昏地暗，永劫不復的。空洞的樂觀，只能安慰自己於一時；悲觀，只會使自己徒然的煩惱、喪氣。

只有鬥爭，才能給人生以真的光明希望。只有提高自己的鬥爭精神，才能使人奮發有為，所以，古今中外的許多傑出人物，無一不是經過一番艱難困苦奮鬥的。

所以，鬥爭是解決人生問題的唯一辦法。

（三）既然，鬥爭是解決人生問題的唯一辦法，所以就往往是無法調和的。——當然，有些本屬緊要的小事，無妨調和調和，多講究些謙讓，不必鬥爭，如果芝麻大的事情，也要『鑼錘必較』，也要『牙眼相還』，這乃是做人之所大忌，變成小氣鬼，就不是革命家應有的胸懷氣魄。在這一方面說，我們是應該修養到『肚子裏能撐船』的功夫才行的，否則就做不了大事，所以古語說：『小不忍則亂大謀』。但是，那些值得鬥爭的大事，那就不應該『講調和』而且也調和不了，即使暫時『不了了之』的調和一下，而問題總還是問題，最後還是要靠鬥爭來解決的。因此，小事儘可以化無事，而大事却不能化小事，這就是呂端為什麼『大事不糊塗』，孔子為什麼『當仁不讓於師』，亞里斯多德為什麼要說：『吾愛吾師，吾尤愛真理』，其理由就在於此。

拿講道理來說：世上確實是有是非之分的。孟子說是：『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，』假如是非不分的來調和說：鬥爭雙方都對，那麼，不對的也變成了對；或者說：雙方都不對，那末，對的也變成了不對；或者又說：不管對與不對，只要調和下來就好，不妨『各行其是』，那麼，反法西斯與法西斯、抗日與做漢奸、吃飯與吃屎，請問又怎樣調和，又怎樣在同一個世界，同一個人生中『各行其是』呢？

拿事實來說：鬥爭無論你是否贊成，它總是在進行着，『我不鬥過去，他便鬥過來，』而且你也未必能事事『置身事外』，即使能够，想要講調和，向統治者講，無異與虎謀皮，（你要統治者不壓迫和剝削人，那他到不成其爲統治者了。）他們不會聽你的話，並且還要加你以種種的罪名。向革命者講，又無異是要他們向敵人繳械，低頭受苦，束手就縛，頭伸長些讓人去殺，你這就變成了『拉硬勸』，『拉硬勸』，只是流氓幫人家打架的辦法，是違背中國人做人的道理的事情，是最不公平的事情。

統治者的慣技，往往是：假裝着一幅『爲國爲民』，『心平氣和』，『公平十六兩』的樣子，一面肆意壓迫、剝削、進攻對方，一面又宣稱『此地並無鬥爭』，好像說『此地無銀三百兩』一樣，或者，把引起爭端的責任，却轉嫁於甚麼『不肖之徒』在製造和鼓動，好像說：『隔壁王二不肖偷』一樣，移轉目標，欺騙羣衆，而調和派不懂，上了他們的大當了。就是這裏邊，也正包含着一個是非曲直的鬥爭。

第二、人生應該是科學的

（一）『人生就是鬥爭』，但是，爲着甚麼鬥爭呢？站在那一方面去鬥爭呢？怎樣鬥爭呢？

豈非單憑熱情勇氣，任意胡鬧一場，就能算數的，所以『

爭的學問。

門爭的學問是甚麼呢？就是科學。自然科學，是研究社會發展的規律的。『規律』，就是事物本身發展的一般的道理和必然的途徑。我們研究事物，得知事物本身發展的這些真情實況，就是把握到了真理。（真理，並不是靠了甚麼聰明人來空想，大人物來製造，或是甚麼老聖人隨便規定出來的。凡是能成爲衆人公認的真理，總是人們從實際行動中，實事求是的發現和發明出來的。）我們能够掌握了真理，掌握了事物的規律，掌握了科學，我們才能很好的掌握人生的鬥爭（自然鬥爭與社會鬥爭）。我們的鬥爭，才有了嚴正的立場，實際的根據、理論的指導、明確的步驟、精密的技術，才能應付各種複雜、殘酷、變化多端的鬥爭，並取得勝利。所以，我們說：科學，就是鬥爭的學問。

但是，我們天天在學校裏讀『科學』，就從來沒有聽見說過是鬥爭的學問，這是爲甚麼呢？這個，一來是因爲我們讀得還很粗淺，只是科學的入門，還沒有看到全貌，二來更是因爲，我們過去所讀的這些，又給『隔壁王二』之流偷去了精髓，只留下皮毛，僅剩下了些枯燥無味的條文，還滲雜了些似是而非的假理，（特別是社會科學方面，這就最爲明顯。）所以，我們雖然讀了也不能實用，所學非所用，自然就更加不能體會到其爲鬥爭的學問了。

其實，自然科學，研究動、植、礦、數、理、化，就是爲了以此爲工具，來向自然做鬥爭的；社會科學，研究歷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學，也不是爲着好玩，而是，爲了要去用着進行改造國家社會的鬥爭的。

懂得這個道理，就知道：科學是人生少不了的東西，人生必須要有科學的指導，人生應該是科學的。

（二）但是，人們在日常生活上，不科學的地方就很多，思想上迷信鬼神和生活上不講衛生

就是最明顯的兩種。其它又例如，我們對人對事，有的時候，憑主觀，存成見，好武斷，愛盲從，……這些也都不是科學家「科學」的精神。

還有，前邊說的懷疑派和定命派：懷疑派根本否認事物的規律，因此也否認人生的真理；定命派又太迷信了某種規律，因此認為人生完全無能為力；各執一偏，也都是不對的。這兩派，正是違反科學精神的兩個極端。

首先，我們應該承認：事物以至於人生的發展，都是有其一定的規律的。舉些粗淺的例來說：人生餓了要吃，冷了要穿衣裳，年歲大了要討老婆，衰老了要死，受了刺激要激動感情，挨了欺負要想翻本，有了爭執就要打仗，發生重大社會問題就要革命……中國人如此，外國人亦然，雖然百年之前，中外來往很少，也沒有派甚麼留學生出洋，但是幾千年來，中國人外國人，在思想生活上，自然而然的同之處很多，不僅如此，就是整個人類生活的歷史，也經過大致相同的發展階段。這些正是證明了：世界事物與人生的發展，是有其一般的道理與必然的途徑的，是有其規律的，世上是有其一定的真理的。懷疑派否認是非真假之分，是不對的。

所以，俗話說是：「既然吃的鹽和米；就要講個道和理。」——當然，在一個道理沒有弄清之前，不應輕信，不應盲從，而要慎思明辨，敢於懷疑。但是，懷疑是爲了虛心探求真理，而不是把自己變成「懷疑專家」懷疑一切，抹殺真理。——那些「懷疑專家」，做人不講道理，沒有一定的信念，盲人瞎馬，亂碰亂撞，憑着自己的偏見和空想做事，這不但是不對的，而且是危險的，是叫自己鑽牛角尖，越弄越糊塗。

懷疑派的哲學家叔本華，主張人們不應信服任何真理，不應聽信任何人說的話。他說：不要聽任何人的意見，在你頭腦裏跑馬。但是，魯迅問道：假若你相信了他的話，豈不是又讓叔本華在你頭腦裏跑馬了嗎？

另一方面，我們又應該承認：人的認識事物與改造事物，從那裏來的呢？又都是人們從客觀事物中不斷發現和發明出的創造能力。人與環境鬥爭的本領，也是了不得的，對於客觀環境，對於人生的作用，也是很偉大的，所以古語說的是：『人定勝天』，俗語說是：『闔王菩薩也怕個拚命鬼』，『只要功夫深，鐵杵磨成針』，這些就是『事在人為』的道理。

迷信的定命論，相信神仙、鬼怪、命運、五行八字、六道輪迴、因果報應……固然落後，稍有科學常識的人，即可知其荒誕無稽。但是，另外還有些『科學』打扮的定命論，就不容易被人辨認清楚，例如說：社會既然有發展規律，人們就不必再講甚麼革命不革命了；思想既然受環境支配，人們就不必再講甚麼改造環境改造自己了；小資產階級，既然是社會生活決定了他們是軟弱的，只好就永遠讓他們軟弱下去，就不必再講甚麼革命的人生觀了；……所有這些，他們都否認人的能力，把人當做死人，主張迷信某種定理，屈服於現成的環境，認為人們不必也不能作某些合理與有利的改變，只有縮頭縮尾，做個沒有出息的人。——有人說過：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』，而這些所謂『科學』，把科學也變成了宗教。這些『宗教』的教義；都只是統治者所歡迎的。

革命對於人生的主張，既不採取懷疑派空疏和狂妄的態度，而採取實事求是的精神，一切以客觀事物的規律為根據，一切服從真理。同時，也不贊成定命論者沒有出息的態度，而是富有生希的熱情與活力，具備堅強的自信心，進取心，積極性，創造力與鬥爭意志的。

服從真理，為真理而奮鬥，這就是我們的——科學的人生觀。

(三) 過去(五四運動前後)中國學術界，曾經有過關於人生觀問題的爭論，有些人主張：人生並不是受科學的規律約束的，因此也無所謂『科學的人生觀』。——那麼，人生究竟是受甚麼『約束』的呢？他們有的說是受道德，有的說是受理性，有的說是受自由意志支配的。

所謂規律、科學、真理、是所以，人的主觀上的努力，人的創造能力。人與環境鬥爭的本領，也是了不得的，對於客觀環境，對於人生的作用，也是很偉大的，所以古語說的是：『人定勝天』，俗語說是：『闔王菩薩也怕個拚命鬼』，『只要功夫深，鐵杵磨成針』，這些就是『事在人為』的道理。

迷信的定命論，相信神仙、鬼怪、命運、五行八字、六道輪迴、因果報應……固然落後，稍有科學常識的人，即可知其荒誕無稽。但是，另外還有些『科學』打扮的定命論，就不容易被人辨認清楚，例如說：社會既然有發展規律，人們就不必再講甚麼革命不革命了；思想既然受環境支配，人們就不必再講甚麼改造環境改造自己了；小資產階級，既然是社會生活決定了他們是軟弱的，只好就永遠讓他們軟弱下去，就不必再講甚麼革命的人生觀了；……所有這些，他們都否認人的能力，把人當做死人，主張迷信某種定理，屈服於現成的環境，認為人們不必也不能作某些合理與有利的改變，只有縮頭縮尾，做個沒有出息的人。——有人說過：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』，而這些所謂『科學』，把科學也變成了宗教。這些『宗教』的教義；都只是統治者所歡迎的。

他們殊不知：所謂道德、理性、自由意志，也並不是科學的範圍之外的東西。

道德和理性，照科學的眼光來看，也是受客觀規律所支配的，在怎樣的社會裏，就有怎樣的道德的標準，理性的反映。例如：封建社會道德主張『忠於君』，現在就變成忠於國、忠於事、忠於人民。封建時代，一切封建壓迫剝削，被認為是『理所當然』的，現在就變成最腐敗，最醜惡，最落後的事情了。這些就是因為時代不同。

我們革命者，並非主張不要道德，不講理性。我們是講道德和理性的，並且應該具有革命的新道德新理性。這種革命的新道德新理性，是服從真理，代表大眾利益，跟隨時代進步，主張自由平等博愛的。與統治者所說的舊道德舊理性不同，他們的是偽善的，言行不相符，人我兩樣心的，是保守落後的。但是，假如離開社會的進步，人民的利益，憑空來談禮教的教條，這就是空洞的調頭，只能嘴上說說，用來嚇唬別人，而不能見施於自己的人生的實際。

同樣的，自由意志，也是受客觀規律所支配的，在怎樣的客觀條件，社會生活中，便有着怎樣的自由意志的範圍，在現社會的條件下，一般的說，是沒有什麼絕對的自由。沒有根據的自由意志，只是胡思亂想，而人生是根本不能靠胡思亂想來過日子的。

人生是靠真理來過日子的。毛澤東說：『我們靠真理吃飯，靠實事求是吃飯，靠科學吃飯』。
(四)科學是鬥爭的學問，同時，它也是從實際鬥爭中發生和發展起來的。是我們的祖宗的鬥爭經驗的總結，他們在鬥爭中，不斷的發現和發明，一直傳到我們手裏，給我們用來做指導，再來進行鬥爭，再來繼續的發現和發明。……科學就是這樣不斷的發展起來的。

從我們的祖宗，一直傳到我們手裏都是不斷的在鬥爭着，人與自然爭，人與人爭，爭個不休這中間，幾千年來，就劃分着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。統治者有統治者的鬥爭經驗，被統治者有被統治者的鬥爭經驗，同是一件事，同是一個鬥爭，因為兩方面立場不同，於是就有不同的看法

和做法，因此也就有不同的經驗。例如前邊說過的，同是自有着根本不一樣的兩套人生觀。

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就各

同時，統治者一向是懂得「統治術」的，就是：除了強迫命令，屠殺鎮壓之外，常是又要製造假理，歪曲真理、欺蒙愚民，以便於自己的統治，這就叫做：「攻城爲下，攻心爲上」，「一手執劍，一手執經」，也就是他們說的：「威德兼施」，硬軟並用，叫人民像遮起眼睛來的驢子和牛一樣，在他的磨坊裏鞭撻下轉來轉去，轉過了一生一世，還要是「心服情願」的。但是，革命者就不心服情願，就要起而維護真理，對抗假理，喚起民衆，以利於革命事業，這樣，鬥爭就不但是靠手上打，而且還要靠嘴裏說，紙上寫，心裏還要想主張，這就是社會鬥爭中，除了軍事、政治、經濟鬥爭之外，又還有思想，理論，文化的鬥爭。

我們現在讀的自然科學，人們以爲這是一種最和平最沒有甚麼立場不立場的學問了。其實不然，在自然科學史中，現在自然科學系統的前輩先生，例如達爾文、赫胥黎、哥白尼、蓋力略、牛頓等人，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從中世紀黑暗時代歐洲封建統治者——教會的迫害下鬥爭出來的，有些人甚至犧牲了一生的幸福和生命。至於新興的社會科學，就是近十多年來，在中國也不知死了許多真理的「殉道者」，在萬惡的統治者的血手裏。

這就說明了，科學是從鬥爭中發生的，又是從鬥爭中發展的。因此，學習科學，就不是簡單的坐在書房裏死捧書本可以學到甚麼的，學自然科學，要到實驗室與大自然中去實驗；學社會科學，也要到社會鬥爭中去實驗，從實際事物中，研究出他的規律，發現出他的道理，發明出他的用途來；這才是真科學，這也就是科學的一種特性叫做實踐性鬥爭性。

明朝有個理學家王守仁，爲了實行「格物致知」，坐在竹林子裏「格」竹子，「格」了三天三夜，結果「致」出病來，而對竹子還是一無所「知」，這就是因爲他沒有從實際行動中來「格

物致知」。

我們要能提高科學的認識，辨別科學的真偽，探求人生的真理，只有一面讀書，一面參加人生的各種實際活動，才有可能。

前邊說的那種空談派，是「言論的巨人」，「行動的矮子」，他們的清談不但足以誤國，不但足以壞事，不但足以害人，而且連談也談不出甚麼好東西來的；因為，縱然談得高超，但是早已喪失了科學之所以為科學的「實踐性」「鬥爭性」，一碰到事實，就沒用處，所以，世上只有「能說不能行」的跛和尚，沒有「能說不能做」的科學家，理論家，革命家，因為，佛經是虛妄，而科學是實在。

戰國時代有名的詭辯家公孫龍子，一向提倡「白馬非馬」的高超理論，（他的意思大概是說：「馬」，並沒有說是白的黑的，乃是「一般的馬」，「白馬」，特別指明是白色的馬，乃是「特殊的馬」，所以「馬」和「白馬」不同，又所以「白馬非馬」。）在空談的時候自然也說得過去，但是，有一次，他騎着白馬過關，守關的士兵，照着當時「騎馬過關要有護照」的規矩，向他耍護照看，他沒有，而大逞其「白馬非馬」的辯才，士兵那裏會懂得呢？結果還是照規矩把他扣留起來。

由此可見，空談是會碰到事實的釘子上的，因為，世上的人畢竟是大都不倚空談的，對於空談，是不感興趣的，鬥爭硬是「你一刀，我一槍」的事情，而科學也硬是「說得上嘴，拿得上手」的東西，空談派即使談的是真理，不是「白馬」式的詭辯，但是，真理到了他嘴裏，也變成了沒有用的東西。

（五）所以，在革命者的生活中，鬥爭與學習，理論與實踐，工作與讀書，應該是被看做二而二，二而一的——一致的事情的。

在青年朋友裏，往往可以看到這樣的兩種人：一種是整天高唱革命，而自己也不知道研究怎

樣「革」，怎樣「命」的人；一種是終日忙著數、理、化、用的人。這兩種人都是有缺點的，因為：「無實際的理論，目的實際」，都不完全，都沒有用處；有用處的人材，應該是有理論又有實際的人，有革命眼光又有實際本領的人，只有這樣的「才」，才是真才，這樣的「學」，才是實學。

上邊說的那兩種人，在舊的教育制度下，較多的還是後一種，他們「讀死書，死讀書，讀書死。」說理論沒有多少理論，說「實際」，有的人見了生人臉就發紅，話也說不出，實在的生活技能（做工、種田、辦事），一樣也不精，在學校裏讀書求學，並非不算用功，可是「閉門造車，出而未必合轍」，到了一出學校，不是「所學非所用」，就是「所用非所學」，弄得「滿肚子文章充不得飢」，這一方面是過去社會不良，埋沒許多英才；而另一方面，舊的教育制度，首先就是脫離社會，脫離現實，脫離羣衆的，也要負很大的「誤人子弟」的責任。

所以，我們，從鬥爭中學習，學習鬥爭，——在鬥爭中探求真理，為真理而鬥爭，說來雖然是老生常談，但是，實在倒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種科學精神，須要我們在人生申貫徹它，拿中國的古話來說，也就是：學用合一，知行合一，義利合一。

第三 人生應該是集體的

（一）人們要生活，要鬥爭，要學習，就從來而且永久不能離羣索居，否則就是孤家寡人，孤家寡人，就會孤陋寡聞，學不到一點東西，就會孤掌難鳴，做不好一件事，在事實上，自有人類以來，人類都是集體的，因為，人類要生產，就須要相互分工和合作；要自衛，就須要相互救助和團結。孟子說：「一人之身，百工之所為備。」離羣獨處一個人去做隱士，就要自己同時

去做工、種田、牧畜、漁獵，做各種事務，還運自衛，與野獸、山賊去打架，這無論如何也是做不到的。

有一些人，看到『世事日非』，往往想做隱士，找個山村海島，隱居起來。（我小時候，也是這樣想的，記得有時還認真的設計着隱居用的住屋的圖樣，大致是照『紅樓夢』上大觀園的樣子畫的）。但是，一兩個人去隱居吧，又活不成，許多人一齊去隱居吧，那末又還是有了集體，而且同『外界』拉拉扯扯，仍舊是隔離不開的。

在二十世紀的今天，事實上更已經與閉關自守，自給自足的封建時代不同，每個人的生活，已經與全地方、全國家、全世界、息息相關，隱士更做不成了。不說別的，我們只要檢查一下每個人的身上，他的穿吃用三項，往往也就包括了許多地方，許多國家，許多人出力做的東西。

尤其是，我們想在一生之中要做出一點事情來，離開了人羣，就更加不行，就包管一事無成，——有許多人消極悲觀，總是因為沒有看見羣衆的力量；有許多人軟弱無能，最主要的總是因為不會運用羣衆的力量；有許多人傲慢自大，空疏無用，也往往總是因為誇大自己的能為，而輕視羣衆的力量。

這些人都以為：羣衆——特別是佔一國人口大多數的工農羣衆，粗手笨腳，呆頭土腦，能幹甚麼，能做出甚麼好事情來呢？其實大謬不然，羣衆有許多好知識（例如：種田，做工和處世做人的知識），我們是沒有的；許多好主意，是羣衆才想得出的；許多好事情，是羣衆才做得來的。我們吃飯、穿衣、過生活，沒有羣衆不行；抗戰救國，也要靠羣衆齊心合力。世界歷史上許多大工程，大建設，大戰爭，大革命，無一不是靠了人多。所以，只要有羣衆，任何艱巨的事情，都可以做成功。這些『奇蹟』，又不是這些人可以想像得到的。

所以，由此可以得出一條規律來：凡是看不起羣衆，不接近羣衆，不會運用羣衆力量的人，

都不會知道『力量』為何物，他就不會相信別人能，而月

說到革命者，從事鬥爭與學習，更不單是為了自己。

，而要依靠人民大眾。而且，反革命敵人，是經常勾結着對付巨大眾的，我們只有團結人民大眾，才能抵禦它，進攻它和消滅它。

所以革命者的生活，更是一時一刻離不開大眾，必須團結大眾，熱愛大眾的，他從大眾中得力量，得到教育，得到鼓勵，得到監督，得到人生的一切。

(二)前邊說的超然派，是看不起大眾的，以為『衆人皆醉我獨醒，衆人皆濁我獨清』，所以不屑與之為伍，以為『舉世混濁』，不如獨善其身。其實，人們不能抓住自己的頭髮，超然上天，超來超去，還是在這個世界上，如果真要實行『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』的話，那末處於今天戰爭與革命的世界，恐怕連立足之地也難找到。

他們既要繼續留在世界上，他們的生活，還是露着所看不起的衆人供給一切的。這一點事實，他們似乎都忽略了。這就好像王夷甫『口不言錢』一樣有趣。晉朝有個王夷甫，他把錢看作污穢的東西，所以堅決不說『錢』字，生怕弄髒自己的嘴，老婆故意和他為難，把錢堆滿床邊，攔住自己的去路，但他仍然不肯說出『把錢拿開』的話，其實他雖不說『錢』字，家裏却堆積着能夠堵滿床邊的錢，而他的穿吃，他的悠閑的士大夫生活，又無一不是用錢去買來的。

人們一時沒有錢，還不要緊，要是離開了人羣，那就完全不堪設想了。

超然派喜歡『自鳴清高』，當然，人生清高好，卑污不好，這是不成問題的，問題是怎麼才算清高呢？『清高』決非『自鳴』一下就行了，更不是凡事採取『隔岸觀火』的態度，就叫清高的。隔岸看火，是自私，是卑污，不是清高。——只有能够認清是非善惡正邪之分，才算得起『清』，只有能够確實保持這『清』，才能算得起『高』，在事實上，也只有能够堅持正派的人，

做出甚麼大事情來的。

人民大眾，更不能孤行獨幹

才能够保持清高的節操，那些坐視邪惡橫行，善良被害，見死不救，見醜不為，自甘受邪惡勢力欺壓的人，有何從清高之有？

混世派，這是另一個極端，與羣衆是隨和的，但是又是看不起自己的，他們做人無立場，無理想，無骨氣，無獨立的人格，自暴自棄，隨俗沉浮，混過一天就算是兩個半天，忙來忙去，都是爲了眼前的微末之利，是庸俗的飯碗主義，金錢主義，實利主義。

他們有時也講努力，也講奮鬥，但也只是爭些蠅頭微利，鄉里虛榮，眼睜狹小，認爲名呀，利呀，面子呀，這就是全部的人生大計，非爭不可，否則即不足以混世，混世就是爲的這個，所以爭起這個來，不惜拚命，爭得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，他們說：『殺了頭，不過碗大的個疤，砍了腿，不過少穿隻靴。』『二十年後，又是一條好漢！』好像很有種的樣子，但這只是匹夫之勇，他們一碰到人生中的重大的問題，社會國家值得注意的事情，却又漠不關心，糊混過去，認爲『混混而已，何必認真？』

他們注重做人的小關節，忽略人生的大道理，小處聰明，大處糊塗，專門玩小聰明，翻小花樣，吹吹拍拍，拉拉扯扯，見風轉舵，視爲人生的祕訣。弄得最後，就會被環境同化，正氣不足，邪氣有餘，上焉者庸庸碌碌的混過一生，『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』，生活態度是消極的；下焉者就會同流合污，弄到道德破產，人格墮落，一場糊塗，不可收拾。

(三)革命者，對於環境，對於羣衆，却與這兩種派頭都不相同。我們一方面決心不唱高調，走方步，眼睛長在額頭上，超脫於龐大羣衆之上，把自己弄成孤僻，古怪，『沒有人緣』的樣子，而要適應環境，適應羣衆，跟羣衆學習。另一方面，也決不同流合污，抱殘守缺，沈埋於落後環境之中，把自己弄成庸俗，糊塗，混世蟲的樣子。而要改造環境，改造羣衆，跟環境奮鬥。這就是說，我們要深入社會，接近羣衆，又要領導羣衆，改造社會，甘願虛心下氣的做羣衆的

學生，又要耐心忠誠懇切的做羣衆的先生，是生長於社會的領導者。只有努力深入社會，接近羣衆，才能領導羣衆，改造社會，只有決心改造社會方面，領導羣衆，改造社會才能算是走上人生的正路。

這正是我們立身處世——對人對己的「至大至剛」的態度。

那些害怕社會惡濁的人，想要逃避世界，這並不能說明他們的高超，其實也只是說明他們的看不起自己，不相信自己有志氣有力量改造環境，不相信自己能經得起社會的鍛鍊。

許多青年朋友，父母在世，或在學校裏的時候，被關在狹的籠子裏「獨善其身」，從來不見世面；父母一死，或是一出學校，終於要和世人接觸。在五光十色的社會裏，馬上弄得目迷心亂，無所措手足，甚至因為失去管束，很快就墮落了起來。他們有些好像死屍一樣，關在棺材裏，不透空氣是好的，衣冠整齊，面目完全，可是一經空氣，馬上就化為塵水。——但是，人生是不好永遠不經空氣的呀！

宋朝的理學家——周敦頤，生平最愛蓮花，他說蓮花有一種美德，就是：「出於污泥而不染。」用在做人的道理上，也就是說，人們生長於惡劣的環境裏，要能不為環境所同化，保持自己的純潔。在革命者說來，也就是堅定自己的立場，以便改造社會環境。

這就是革命者對社會環境，對羣衆的態度。

(四)又有一些人(其實還是超然派)，他們雖然承認人生是集體的，團結羣衆是必要的，但是，他們自己却厭惡羣衆的集體的生活，因為要集體，就要有組織，有紀律，他們是害怕組織和紀律的，認為這是無謂的約束，不高興受這個規矩，想要在羣衆中、在集體中、保持其個人主義。

其實，人生既然離不開社會的集體，那末，人總是要守規矩的。在一個社會裏，統治者有統

治者的規矩（法律，宗教和社會習慣等……），要人遵守他們的規矩，自然是爲了維持他們少數人的統治利益的，所以，對於大多數的人，是一種壓迫、強制與約束。革命者，要把革命辦好，就要有革命者的規矩（革命的組織和紀律），也要人遵守，但是，這是爲了保護我們大多數人的革命利益的，所以，雖然嚴格，而對於大多數人應該是自覺的、自願的、自然的。這種『約束』，就像唱歌的節拍一樣，是強迫的，又是自由的。任何人想把歌兒唱好，決不能『短笛無腔信口吹』，而一定要依照節拍。

一個人，不贊成統治者的規矩，就要遵守革命的規矩，把革命辦好了，才能取消統治者壓迫。要是違反革命的規矩，那就是妨害大家的自由，也就是妨害自己的自由，也就是自己情願守統治者的規矩，兩邊規矩都不受的『化外頑民』，在文明世界裏事實上是沒有的，在革命者與統治者的鬥爭裏，個人主義，只是讓人家各個擊破而已。革命，比一個軍隊打一次仗，更複雜、更艱難，沒有組織，沒有紀律，是不行的。

人生在世，就是化錢住旅館（這是再自由也沒有的事情了），但是，也不能人人如你的意思，事事隨你的便。就是走碼頭，賣膏藥（這是再自由也沒有的職業了），但是也有他們的規矩與行情。——所以，孔子說：『七十而從心所欲』，但是，隨即還又加上個限制，說是：『不踰矩。』

對於我們青年人，革命者，集體的教育，組織和紀律的鍛鍊，就更加需要。

（五）又有一些人（其實也還是超然派之一種變形），他們雖然是在集體的生活之中，但總抱着『鶴立雞羣』的態度，不甘居於人下，喜歡人家奉承抬舉，尊他爲領袖，視之爲英雄，目中無人，自視甚高，往往還想利用羣衆做踏脚石，造就自己的風頭虛榮。這就是所謂『英雄慾』，『領袖慾』。

當然，我們青年，應該有英雄氣概，應該有『事業

』。而且世界，國家，地方

心』，不斷的求成功求進步。倘若沒有這些，青年人就。而且世界，國家，地方，無論做件大事小事，沒有這些積極的人，沒有能够領導的人，羣龍無首，是不行的。所以，我們並不反對想做英雄。在革命事業中，我們生長了無數的英雄，而且我們須要更多的英雄。

但是，怎樣才能做英雄呢？這並不只是靠了自己想，而且要靠了自己做，不只是靠了自己想做，而且要由羣衆來公認的。那些自吹自捧，自封自居的『領袖』、『英雄』，只是他自己頭腦子裏的『領袖』、『英雄』，別人看來，妄自尊大，其實是很無聊可笑的事情。真正的英雄，就要能够認清時勢，站穩立場，具有組織的才能，站在羣衆當中，而不是高踞於羣衆的頭上，關切羣衆的利益，服從羣衆的公意，做羣衆的公僕，真正成爲公認的羣衆自己的代表，羣衆自己的領袖；大公無私，謙遜和悅，任怨任勞，埋頭苦幹，在一切複雜艱危的情形下，能够替羣衆想主意，謀福利，指示出路，堅持鬥爭。只有如此，才能真正得到羣衆的擁護，成爲羣衆的英雄。也只有如此，才能做好事業。

所以，我們就應該養成這種團結與教育羣衆的能力，組織的修養，集體生活的習慣和作風，這也是人生所少不了的。

說到這裏，革命的人生觀，大致是說清楚了；

——人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是鬥爭

——又所爲何來呢？

爲真理而鬥爭。

——該如何是好呢？

團結，教育與領導羣衆，爲真理而鬥爭。

五 人生觀的革命

我們來談人生觀，不僅是爲了正確的認識人生，而且是爲了正確的改造人生，不僅是看法的問題而且是做法的問題。——這就是革命的人生觀，與其他任何空談的人生觀不同的地方。

人，既不是生來就革命的，所以建立革命的人生觀，也就不是擇於某月某日搖身一變，馬上就能脫胎換骨『革命』起來的。所以，經過一番生活的鍛鍊和理論的指導，從思想上行動上不斷的改造自己，進行人生觀的革命，以建立革命的人生觀，這時常是很必要的。出身於工人農民的人們是如此，小資階級的人們，更加是如此。

那末，我們要從何着手呢？這自然是因人而異的，不好呆板的說。但是，大致談來，有這樣幾點：

第一是自己對自己要認真些。一個人自己了解自己是最清楚的，所以，自己督促自己才是最實際的，但是，自己放任自己是最容易的。

有些青年朋友，喜歡自己糊混自己，打算專門享父祖的餘蔭，靠別人的扶持，讀書只想混分數混文憑，做人只想混生活混飯碗，對於自己的人生，不肯好好用腦筋去想，弄成『男兒無志，兩鐵無鋼』的樣子。

又有些人，喜歡固執自己的錯處，並視之爲自己的特立獨行。明明是自己落後，却說人家好出風頭；明明是自己任性，卻說人家矯情；明明是自己沒頭腦，卻說人家唱高調；得意時候就目空一切，臨到失意就怨天尤人；對自己是一套，對別人又是另一套，掩過飾非，欺人自欺。別人

批評，儘可強詞奪理，以塞忠諫之路；自己反省，更能曲

退後和墮落之門。

又有些人，往往憑着自己狹仄的生活經驗，片面的理論

已感情沖動，或是環境的

刺激，社會的感染，別人的傳道說教……便輕易的替自己改變人生的見解，決定人生的道路，或者弄得毫無主意，或者又要先入為主，就此虛擲一生。

不革命的人生觀，往往就是從自己對自己採取這些輕率的態度來的。所以我們必須：愛惜自己尊重自己忠實於自己，對自己老實些，審慎持重些，因為只有如此，才能替自己正確的抉擇人生的道路。

而且，尤其是我們處於現代的世界裏，世界是時時刻刻在進步（即使倒退也只是暫是的），學問是沒有止境的，鬥爭是隨時代不斷的開展和深入的。中學生大家都知道有兩句老話，說是：『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；心似平原走馬，易放難收。』爲學是如此，做人也是如此，時不我待，稍縱即逝，沒有進步其實就是退步，人們只要稍一放鬆自己，馬上就會追隨不上時代的。追隨不上時代，比追隨不上某個要人，某個飯碗，更爲可悲，因爲是要成爲時代的落伍者的。

所以，中國的古人，很講究『責己』，『律己』，很講究『三省吾身』，……這些，都是自己對自己認真的精神。在革命者說來，便是：自我批評，自我教育和自我鬥爭。人們在改造社會中，必須同時改造自己，在進行社會鬥爭中，又必須同時進行自我鬥爭，不斷的改進自己，只有如此，才能適應鬥爭的需要，時代的進展，成爲新時代的戰士。

在人生觀的革命中，這就是要緊的一件事。

同時，這種自我鬥爭，必須要能貫串到人生的全過程中，時常留心正確的處理人生中心各項的實際問題。

因爲人生總不是空空的過去的，人生是在不斷的——遇到新的問題，解決新的問題——的過

程之中。不革命的人生觀，往往毛病不是出在思想是否革命，而是出在：隨到人生某些實際問題的時候，有時弄得迷惑、模糊、徬徨起來，妨礙自己不能向前進步，或者進步之後又要退步。例如，——那些實際問題呢？——例如：家庭、戀愛、出路、個人利害，以及生與死……等等這些問題。這些問題，差不多是每個人都會碰到的。

這些問題，我們是怎樣看法的呢？

(一) 家庭與戀愛問題

這也就是理知與感情的關係問題之一。有些人，往往是因為家庭的拖累，私情的牽制，丟不開，捨不得，弄得「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」，誤了大事，誤了自己的前程。

在家庭問題上，他們想做孝子，說是：「父母養我小，我養父母老。」——孝道自然是對的，作逆是不對的，這是自古中國人做人的至理，我們是頂贊成的。但是，做孝子，講孝道，就應該讀一讀孝經，孝經上說：「夫孝，始於事親，中於立身，終於事君。」（現代就應該是「事國」。）認為連「戰陣無勇」，都算是「非孝也」。這正是「為國家盡其大忠，為社會盡其大孝」的道理。所以，孝道要從頭至尾的做完全，就不簡單的是個「養老」的問題。就是照世俗的看法，養老之外，更重要的也還有個「傳種接後」。事實上，我們年青人，要是自己沒要一點主張，不能立身事國，不能在一生中做出一點事情，死守住家庭，靠着個人的力量，又怎樣守得住？縱然守得住又有甚麼意思？又怎樣對得起「父母生我一場」？而且，人總是不能跟娘老子過一世的呀！

現在，正是個「忠孝不能兩全」的時代，在兵慌馬亂之中，死守家庭更是守不住了。老年人

的見解，往往總是說：『死也要死在一起』；假如我們，却又不合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』的古法了。所以古之

那末，雖合『殉葬』的古禮，不從亂命』的規矩。（父母感情沖動或神志迷亂時的不合情理的命令，可以不必服從。這是『春秋大義』之一。）今天我們年青人的眼光，應該是比较開通些的，與其這樣伴着父母，受着窘迫危難，而又沒有辦法打破窘迫危難，到如下決心先把社會國家弄好，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』，到了『各得其所』，『皆有所養』的新社會裏新國家裏，人人的老幼皆可安樂，我的父母與父母的兒孫，亦可得到安樂，而且這才是靠得住的安樂。『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』，『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？』這不但是人生應有的英雄氣概，志士仁人的胸懷，而且，也是人生最聰明的打算，然而這種打算，是要我們好好的應用理知來克服制止自己的短淺的感情的。

當然，我們又並不是主張：『鬧個甚麼『家庭革命』，每個青年男女，都要回家『打爺娘』，罵祖宗』，吵翻了臉，然後走出家門，個個走到天南海北，從此出家無家，這樣才算是革命。不是的，革命者是熱愛世界人類的人，自然也應該熱愛自己的家庭和親族，老年人的眼光也許偏狹，見解窄或陳舊，但是他們大都總是愛護子女的，我們不應該誤解他們的『好心』。我們只是主張：不要因私害公，因小失大，因爲私情妨害自己的人生大計。在這條件之下，我們又應該儘量的說服家庭，勸慰父母；無法兼顧是不不得已，倘有辦法還要儘可能的安置他們，幫助解決他們困難，同時，請求他們不要妨礙我們的前程，而且，贊助我們的事業。這就是我們所想到的革命者處理家庭問題的辦法。

在戀愛問題上，有所謂『戀愛至上派』，把戀愛看做人唯一的事業，靈魂的歸宿，神聖而不可侵犯。所以，有的人說：五四以後，中國許多青年，跑出了大家庭，走進了小家庭，我想，只少有一部份人是如此，或正在如此打算着的吧，其實，戀愛也只是人生少不了的一回事情罷了。

，何嘗有甚麼神聖、而能陳之於事業之列？根本人生在世，餓了不能吃愛人，冷了不能穿情書，鬼子來了又不能真正跑進甚麼『緋色夢裏』去逃難，不能把兒女的私情，服從於人生的偉大事業，相反的，有時還要因此貽誤事業，不是別的，感情作怪而已，聽憑感情作怪，不但事業會受妨害，而且戀愛也談不好。你看：許多年青夫婦，好起來好得很，壞起來，牀打翻了，鍋被破了，東西摔光了，也正是因為感情太多，相知太少，中間缺少個共同的理想來做保障，共同的事業來做寄托，為戀愛而戀愛，追求的是『幸福』，得到的反而是痛苦，這樣的事情，難道還不多嗎？

另外，『感情太多，相知太少』的另一種表現，就是濫用感情，對戀愛採取隨便的態度，外國有所謂『杯水派』，把戀一次愛看做喝一杯水一樣輕易，這就是一些人對自由戀愛的誤解，把取消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』的婚姻，——反對老年人的封建頭腦，錯當做提倡年青人的『浪漫主義』。這也是不對的，矯枉過正，勢必也要妨害到事業，影響到個人道德的修養。

所以，在革命者之間，通行着的戀愛的規矩與擇偶的標準，是有這樣的三條：（一）是同志（思想認識一致）；（二）互不妨害工作；（三）兩相情願。這也正合乎『娶妻娶德不娶色』的古訓，同時，也就可以避免那些甚麼『單戀』、『狂戀』、『盲戀』、『迷戀』、『死戀』的『套麻煩事情』。

這就是革命者對此的嚴正態度。

（二）出路和個人的利害問題

有些人，往往因為職位的去就、名利的取捨，自己沒有一定的主張或是沒有遠大的眼光，單是忙於生計，已經自顧不暇，因此把自己限於狹小的圈子之內，對於國家社會固然毫無貢獻，而自己也常覺得苦悶徬徨，走頭無路。

在職業問題上，過去的社會裏，我們常是可以看見：

不成，低不就，『火事
那山高不知那個山上有柴

做不到，小事不肯做；』許多人，『做一行，怨一行，
燒』；又有許多人，覺得：這種職業，精神上痛快，而物質
是精神上又痛苦；因此，無所適從。而更多的人，是找不到職業。

『那山高不知那個山上有柴
那職業，物質上舒服，可

所有這些，一方面是個社會問題，因為社會不良，國家無道，政治上不正軌，民生貧亂交迫，逼着人們無路可走，能找到飯碗，就算僥天之倖，根本談不到『各展所長』，『人盡其材』，為國效力。另一方面，又就是我們的思想問題，也就是說：在這樣的社會國家裏，我們自己應該立個怎樣的主張，對國家社會、個人的出路，應該抱着怎樣的態度？就說找飯碗吧，找怎樣的和怎樣的找飯碗才對呢？這是首先應該確定的。

所以，出路的問題，就不簡單的是個生活上的出路——職業問題，而且，更緊要的，是個思想上的出路——思想問題。

在思想出路的問題上，我們先就要立好個主張：我究竟向那一方面找出路？我究竟做個怎樣的人？做個有出息的人呢、沒有出息的人呢？做個好人呢、壞人呢？做個革命者呢、不革命者呢、反革命者呢？

假如要做個有出息的人、好人、革命者，那麼有兩件事是不可少的，一是保持人格，二是認清敵友。保持人格，就是保持正派，就是做人要像個人的樣子，沒有人格的人，是到處沒有人睬的，是不會有出路的。認清敵友，就是確定自己究竟站在那一方面，反對那一方面，敵友不分，就要上敵人的當，就要得罪朋友，例如說：錯把人民的敵人當做朋友，錯把自己同胞當做敵人，用對付朋友的辦法對敵人，用對付敵人的手段對朋友，這種人，處世就處不好，也永遠不會找到真出路。

假如要能保持人格，認清敵友，那麼有一個根本問題是必須弄清楚的，就是：個人利害與國家社會利害的關係問題。有些人，不是不知道人格要保持，敵友要認清，但是，因為眼光短淺，患得患失，只為個人眼前打算，不顧國家社會的利害，甚至利令智昏，去做有損國家社會的事，尋外塊錢，吃過頭飯，竊黨營私，爭一日之長短，貪污腐化，求片刻的歡樂，說漂亮話，玩小聰明，以掩蓋別人的耳目，還自以為得意，這樣就把自己越弄越糊塗，辱沒人格，慢慢的自棄於人，投向絕路。

我們必須認清：國家社會的利害，其實就是個人整個的長遠的利害。一般的說，國家社會弄不好，個人是很難弄好的，國家社會弄好，個人才有出路。所以，我們必須決心把國家社會弄好，丟開個人利害，犧牲小我，顧全大我，把個人利害認真的去服從國家社會的利害，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事多做，有害於國家社會的事不做，因為做了，即是個人暫時得到好處，也是妄求苟得而來，是不牢靠的。只有在不妨礙國家社會利益的範圍之內，才可以發展與保全個人利益（家庭與戀愛問題，也是如此），這種善於為國家社會打算，也正就是善於為自己打算。不然，要祖盡個人的力量，解決個人的問題，個人的力量，是有限的，事實上是弄不好的。例如說：鬼子來了，你能靠着個人的力量，保全自己嗎？

個人利害服從國家社會的利害。——如果心裏真能立下這樣的主張，那麼，我們就能做到，『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』，『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』，心地光明，志向遠大，保持高尚的人格，具有清醒的頭腦，常能辨別方向，觀識世理，明達自處，坦白與愉快的過生活，一心以社會國家為重，只要是為社會國家，不管『大事』，『小事』，『道行』，『邪行』，『精神』與『物質』苦樂，都能努力做去，做好革命事業，這樣就必然能替自己找到出路。

所以，我們要謀取生活上的出路，首先就必須這樣打開思想上的出路。如鼠大焉不智，小

處說總難想得週到，在現今社會國家的情形下，事實上也難盡如人意，卽是我到好的職業，還是難免不要苦悶的。這就是：『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』

當然，只有思想上的出路，又不好當飯吃，所以，生活上的出路，也是很要緊很實際的問題，職業問題，也是值得討論的。

我覺得，找職業，首先是對職業的看法，眼光要能不斷跟着時代進步。例如：我們這裏，有許多青年同志，覺得現在沒有多少事情好做，出路很狹小，並且因此感到苦悶，考其原因，就是因為他們腦筋裏的『職業觀』，是陳舊的。他們直到現在還認爲：一定要上中學、升大學，最好能出洋留學，然後回來找個衙門、銀行、公司，去做官、做律師、做職員，這才算是『理想的』職業，至於抗戰中的戰爭工作、建設工作，就不算是職業，或者以爲這只是臨時性的，戰後就沒有用處的。——眼前的職業，不當做職業，『理想的』職業，這裏又沒有，自然就覺得出路很狹小了。

其實，古代有古代的職業，現代有現代的職業；抗戰前有抗戰前的職業，抗戰後有抗戰後的職業，時代不同，職業也就有許多不同。『理想的』職業——做官、做律師、做職員……也並不是盤古氏『開天闢地』的時候就有的。職業既然是生活上的實際問題，就不應該單邊『理想』而應該實事求是，跟隨時代的進步去找，在現時代的情形下，要找那樣的職業是沒有的，除非去依附敵僞，反動派，此外是找不到的。而敵僞，反動派他們本身就是要失敗要垮台的，就是沒有出路的，依附他們，猶如依靠着冰山，是依靠不住的，將來的中國和世界，是進步的，靠資格、靠文憑、靠別人、不靠自己的真才實學吃飯的時代，是過去了。我們現在來參加戰爭的軍事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教育……等建設工作，不但可以爲社會國家服務，追隨上了時代，解決自己的思想上出路，而且也可以適當的解決生活上的出路，在現在的戰爭與建設的實際工作中，又可以學到

遠大的政治眼光，高強的做事的本領，抗戰之後，就是建國，我們正可以從這裏學到做一個建國的能手，還有甚麼比這個更牢靠更有前途的事情呢？

這些事情，國家地方的事情，都是過去舊統治者不肯我們青年過問的，過去許多青年，在出諸問題上的苦悶，大多都是因為職業和事業的衝突，『心為形役』，做生活的奴隸，過灰色的生活，而現在我們是有權來過問和執掌國家地方的大事了，我們的職業和事業是統一起來了，並且，絕對不要經過甚麼『裙帶關係』，投機逢迎等等，只要我們自己積極努力，就有非常遠大的前途。根據地就是為中國人民，中國青年打開出路的，我們在根據地裏，出路並不會狹小，至少並不會比過去狹小，而且要廣闊得多了，只要我們能跟隨時代進步，我們總是有出路的。

另外，有些人，在根據地裏找到了職業，往往又厭惡工作的煩瑣、機械、無味，仍然覺得煩悶，沒有前途。（例如，有幾位小學教師，來信都說到：生活清苦，兒童頑劣，整天生活於喧嘩而又寂寞的環境裏，幾年以來自己『毫無寸進』，自覺前途渺茫，生活暗淡，做了『時代的落伍者』云云。）

這裏，有兩個道理必須弄清楚：一個是，任何工作，任何職業，都是具體的，因此，無一不是困難的，麻煩的，正因為此，所以才要人去。另一個是：現在根據地的職業，是新的職業，革命的工作，與過去的舊職業舊工作性質不同，舊職業舊工作，是受統治者的僱傭，做他們的奴隸的，縱然某些地方很舒服，也是沒有前途的，現在的新職業新工作，是革命的，是以獨立的人格與主人的身份來做的，是為社會國家人民的，就不應該再抱着受僱傭的消極應付態度，也更不應該怕困難麻煩。我們不怕麻煩困難，積極負責的去，實事求是，精益求精，我們才會對工作發生興趣，也才會求得進步，革命的工作是『行行出狀元』的，只要我們肯努力，就會與其他工作一樣的有前途。（例如，小學教師，如果我們不把工作當作『受僱傭』的奴隸的事情，而看做根據地

教育建設的事業，並着做自己的終身的事業，那麼，不論生活怎樣清苦，兒童真的「頑劣」，我們也會從清苦中找到樂趣，從對「頑劣」兒童中來專心研究特殊的教育法，就不但不會覺得枯燥寂寞，而且會使自己在教育方面有所成就……其他的職業也都是如此。——人生在世，都只能做一項事業，或是事業之一部份，而無論任何一項事業，或其一部份，都是不斷跟着時代進步的，也都是具體的，我們必須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，才能創造事業，做好事業。

這是關於出路與職業的問題。

（三）生與死的問題

古人說：「未能知生，焉能知死。」我們既然正確的認識人生問題，自然也就應該正確的理解死的問題。因為生死大義，時常是一個人的「人獸關頭」。有許多人，對死特別恐懼，所以對革命也恐懼，怕出頭，說是「出頭的樣子要先爛」，因此，寧願苟安偷生，不願捨死求生，走上消極應付的路。甚至，辱沒本身，敗壞氣節，在生死關頭，就向敵人無恥屈服，叛賣社會國家，甚而爲了顧全自己的性命，以至傷害許多人的性命。所以，我們要正確的認識死的問題，才能算是真正有了完全的革命的人生觀。

其實，「人生百年皆有死」，死是適應自然規律的事情，沒有一個人，能够不死的，只是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」，要問死得是否有價值。死得能够有價值，是比苟延殘喘的生着有意義的。所以，外國人說：「不自由，毋寧死！」

而事實上，怕死的人，未必就不死，「百年大限」一到，人都要死，平日，死於刀兵水火，也死於飢寒盜賊，死於疾病，佛經上說：「七日不汗亦能死人。」在現在的時代，閉門家裏坐，也

會禍從天上來。十年以來，死於戰禍的真是不知其數，他們又何嘗都是願意死的呢？

相反的，不怕死的人，也未必都死，——革命鬥爭，正是爲了『消滅敵人，保存自己』，『只有消滅了敵人，才能保存自己』，『置之死地而後生』，『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』，拚死才能求生，事實又往往是這樣的。

所以，革命者，既不尋死，也不怕死，革命者並非亡命之徒，我們是愛惜自己的生命的，是反對以生命爲兒戲的，我們儘量避免死禍的追迫，以圖長期爲社會國家效力。但是，有個原則：『寧殺身以成仁，毋求生以害仁』，『當着必須『犧牲小我，保全大我』之時，既然人生都有死，那末，爲了社會國家與大眾，爲了自己的名節，決不臨難苟免，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犧牲自己的一切，以至於生命，成仁取義，這正是人類最高尚最光榮的道德。許多革命先烈，寧死不屈，從容就義，慷慨高歌，毫無畏懼悲戚之態，這種壯烈精神，正足以驚天地、泣鬼神、震懾敵人，作後來者的模範。——死得其所，正是善於愛惜自己的生命。

這就是關於人生的『生死大義』的問題。

此外，在人生中，問題當然還多。總之，在處理這些問題中，能够不爲陳舊的見識所拘束，浮淺的感情所迷惑，一時的利害所蒙蔽，這又常是促成一個人的進步，保持一個人的進步，非常有關的事情。

這也就是說：自我鬥爭，是經常的又是具體的。

最後，這種自我鬥爭，說得更具體一些，就是更要從政治上來堅定自己，從行動上來充實自己。

不革命的人生觀，大都是害怕政治
敢談，即是談，也不願動手做，生怕

政治。有許
，染污了自

治看做髒東西，不願談，不
解『君子羣而不黨』的說法

，儘量的逃避現實政治行動。

其實，所謂「君子羣而不黨」，並沒有叫人們不談政治，脫離現實的意思，孔子生平周遊列國，棲棲何爲哉，還不是到處發表政見，希望見用於當時，當時也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性質的政黨，聖人又不是甚麼神仙，能够預知幾千年後，將有政黨發生，所以立下遺囑：一概不許參加，否則不算君子——當然，參加政黨與否，這是各人的自由，但是，這個道理是不能不弄清楚的！）當時所謂的「黨」，是「鄉黨」、「朋黨」、「偏黨」，孔子說這話的意思，是要人們依照原則，（君子之道）去講團結合羣，不要去鬧宗派主義，——照朱子的註釋，就是「阿比之意」。

事實上，政治是社會構造的一部份，是社會鬥爭的武器之一。人們既然離不開社會，自然也離不開政治，既然在社會有其一定的階級，地位與思想認識，自然也就有其一定的政治立場，那些自己聲稱沒有政治立場的人，「沒有政治立場」，也就是他的政治立場，——超階級、超政治的主張，不是統治階級騙人的假話，就是小資產階級不革命者願自己的幻想。

例如，抗戰之前，文學界特別有些人，說是不問政治，沒有「色彩」，自稱「第三種人」，他們又何嘗真的沒有立場，不問政治，去做和尙做尼姑了呢？事實上，現在，那些所謂「第三種人」，倒大部份去做了漢奸，這正證明：他們過去也不過是故意掩飾真理，粉飾太平，幫助統治者執行「莫談國事」的禁令而已。

又例如，有些人說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，抱定不管國事的態度。其實，你不管國事，國事却要來管你，你「不謀其政」，敵僞、反共派來「謀」，他們來「謀」，各人就各有各的想法和做法，各人就要做出各人的樣子，例如，現在淪陷區和大後方的樣子，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而已。

政治、政黨，其實都有乾淨不乾淨之分的。屬於舊統治階級的，是腐敗的、殘暴的、卑鄙的

爭權奪利的，亂七八糟的；屬於革命階級的，是進步的、高尚的、仁義的、大公無私的、光明正大的。所以，我們第一不要籠統，一概而論，認為『天下老鴉一般黑』；第二、不要超然事外；第三、應該『認清門面，庶不致誤』。

怎樣『認清門面』呢？我想，其實這也是很容易的，我們只要平心靜氣的來看事實，聽道理好了。——我們只要看誰說這道理是對的，誰做的事情，對國家社會和人民大眾，以至於我們自己，實質上是有利的，是有益的。——我們『擇其善者而從之』。

政治問題，正是人生鬥爭中，最重大也是最實際的一個問題，離開這個問題，人生就會失去遠大的方向，變成卑怯、懦弱、瑣碎、空洞、無用的庸人。弄錯這個問題，人生就會失去高貴的靈魂，變成醜惡、卑鄙、無賴的壞蛋，社會的敗類，人民的公敵。我常常得目擊心驚，認為天下最可悲的事情，莫過於：我們的許多青年朋友，在人壓迫愚弄之下，弄得不識不知，無頭無腦，半死半活的樣子，甘心為統治階級服務，昏昏沉沉，渾渾噩噩，好像情願生生世世充當牛馬奴隸，受人壓榨；許多青年朋友，一味『攀龍附鳳』、『趨炎附勢』、『昏夜乞憐，白晝騙人』，投靠統治階級，作為『衣食父母』，存着『老板吃肉我喝湯，老板發財我沾光』的卑下心願與投機心理，甚至，放棄人生光明的前途，自己獨立的人格，反去幫助統治階級，去做搨旗打傘的走卒，搖頭擺尾的醜類，雞鳴狗偷的爪牙，助紂為虐，辱沒良心，何其可恥！而敵、僞、反共派，照現在的情勢看來，他們終久是要敗亡的，是要死的，可是我們還年青，還能活得很久，還自有其遠大的將來，我們並不跟他們一齊下棺材、進墳墓，去做他們私心偏見的附屬物，去做他們倒行逆施的犧牲品。我們無論照愛國的天良，照做人的道理，照自己的打算來說，我們都決不可糊塗！

當前的政治鬥爭，是緊張的，是

高與反共的，我們要用其蜜澀的舌頭，血污的刀

，肆意脅誘青年走上歧路。我們——尤其是青年，生在這種年代，要替自己選擇一條人生的道路，往往是很危難的，定我們必須特別審慎持重的。

現在，我們在這裏談新人生觀，談革命，談鬥爭、真理、羣衆的集團，……而反共派也在談，他們說：『反共』、『反對民主』、『壓迫人民』，是『救國的革命工作』，是『真理』；官辦的特務組織，是『羣衆團體』。而漢奸汪精衛，也在談，又說：『反共』、『降日』、『出賣國家人民』，是『救國的革命工作』，幫敵人做事的偽組織，是『羣衆的組織』……這真是：『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！』

所以，難怪哲學家服而太要固執的說：『你要和我談話嗎？請你把所要用的名詞，先下好了定義。』如果，我們離開了一定的政治立場，離開了當前的政治形勢，來談革命的人生觀，那就變成空洞的東西，那就下不出正確的定義來。假如連政治上誰是誰非，都分不清楚，那還要談甚麼『做人』的道理呢？我們前邊所講的一套，豈不都成爲空話了麼？——世界上最危險不過的事情，就是說空話。

我們談革命，談人生觀，所謂『鬥爭』、『真理』、『羣衆的集團』，並不是說空話，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內容的。——例如：現在中國的抗戰、團結、民主的政治運動，就是現階段上我們青年同志在人生觀中應有的政治內容。

所以，在進行人生觀的革命，以建立革命的人生觀的中間，首先必須認真的：確定自己的政治立場，參加一定的政治運動，積聚政治經驗，提高政治認識。

總之，千句話，萬句話，併做一句話說：人生在世，只有在一定的政治鬥爭中，（例如：目前我們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鬥爭中，）洗刷舊社會給我們的影響，接收新時代給我們的啓示；掃除對革命不利的思想；聽取於自己有益的意見；批評認識上海的觀念，學習實踐中新的經驗；好像

嘗經上說：『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』這樣從政治上堅定自己，從行動中充實自己。只有如此，人生才不會上鏽，才能永遠洋溢生機、朝氣，——永遠團結，教育與領導羣衆，爲真理而鬥爭，永遠站在時代的最前面，不疲倦的鬥爭。

說到：現代的聖人——孫中山、魯迅、毛澤東那樣的標準。

而革命的人生觀，也便從鬥爭中，從改造社會又同時改造自己的鬥爭中，建立起來，堅強起來，用句現成的老古語：發揚光大起來。

關於這個問題，我懂得的都說完了，不到之處，現在就輪到請大家討論，批評，指教。

後記

這本小書，是在幾年內幾個地方已經做了好幾次的講演。因為有人要它，故敢改寫出版，其中並未遠涉哲理，但就眼前的一些人情世故，說了幾樣事實問題。措詞立意，都很粗淺，是個人的見解，又是最平常的見解。與這問題雖然有關，但在我們這裏並不很常見的，概從簡略，寫完之後，自覺對於——對革命對人生多少還有些不解或者誤解的人們，似乎可以不無小小的幫助，而對於幾年來自己的空洞調頭，也好趁此把它加以整理和結束，作為對自己的檢點與鞭策。

初版之後，不想還要而且還能再版，想到看的人多了，自己也應該多負點責任，所以又重行修改一次，非敢求好，只是改了幾個錯處，又接受讀者與友好的指點，補了一些應該補足的地方，有些讀者，指摘古話古典用得太多，這也是對的，但是特別爲了表明所說的並非全是外國東西，而爲我們的祖宗本來就有的和值得發揚的一些道理，所以一時也不想動手都改掉了他，所好當地讀者，讀的古書比我多多，對此也許不大困難，溫古知新，現在也還有其一定的意義。至於，另外有好幾位讀者所提出的問題，倘若還示補充說明，對於原文變動太大，只好專函拜覆，歉款。

再版付印之前，雖經一再增改，但是，自己看看，有些問題，仍然沒有說得透澈，而且因為這樣補補綴綴，段落與字句之間，好像反而有些不很接氣的地方。現在，限於才力與時間，拉倒。

我建議：讀者對再版本，多多指教，相互經常討論，是爲至荷。

作者 三十三年兒童節

通訊處：蘇皖邊區政務處



3/21

10

802281